

宋詩話全編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I207.22/443

柒

宋詩話全編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主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549922

11



陸九淵詩話

郁賢皓 劉芳瓊編纂

陸九淵（一一三九——一一九二），字子靜，撫州金溪（今屬江西）人。乾道八年（一一七二）進士，授靖安縣主簿，除敕令所刪定官。他少聞靖康間事，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，至是訪知勇士，與議恢復大略，因輪對陳五事，為給事中王信所駁，詔主管台州崇道觀，遂還鄉，居貴溪之象山，從學者雲集，自稱象山翁，學者稱象山先生。他把禪宗與儒家「思孟學派」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結成「心學」思想體系，認為「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」。在道德修養上，提倡「存心」、「去欲」。嘗與朱熹會講鵝湖，論辯多不合，故理學有朱、陸二派。與兄九韶、九齡並稱「三陸子之學」。其學說後由明代王陽明所發展，形成「陸王學派」。陸九淵對文學的主張，主要也是側重于作者主觀唯心主義的「心」的修養，認為心性修養是作詩文的「根本」。他的門生包恢、袁燮等都特別強調「詩言志」之說，與他的影響不無關係。著有《象山集》二

十八卷、外集四卷及《象山語錄》行世。本書輯錄陸九淵詩話四則。

一 伏蒙寵貺《江西詩派》一部，二十家。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，一旦充室盈几，應接不暇。名章傑句，焜耀心目。執事之賜，偉哉！詩亦尚矣，原于賡歌，委于風雅。風雅之變，壅而溢然者也。湘纍之騷，又其流也。《子虛》、《長楊》之賦作，而騷幾亡矣。黃初而降，日以漸薄。惟彭澤一源，來自天稷，與眾殊趣，而淡泊平夷，玩嗜者少。隋唐之間，否亦極矣。杜陵之出，愛君悼時，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，足以鎮浮靡，詩家爲之中興。自此以來，作者相望。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，包含欲無外，搜抉欲無秘，體制通古今，致思極幽渺，貫穿馳騁，工力精到。一時如陳、徐、韓、呂、王、洪、二謝之流，翕然宗之。由是，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，雖未極古之源委，而其植立不凡，斯亦宇宙之奇詭也。開闢以來，能自見表於世若此者，如優曇花，時一現耳。曾無幾時，而篇帙寢就散逸，殘編斷簡，往往下同會之籍，放棄于鼠壤醬瓿，豈不悲哉。網羅搜訪，出隋珠、和璧于草莽泥滓之中，而登諸篋櫝。千霄照乘，神明煥然，何可勝贊！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于斗牛之間，揖箕翼以爲主人壽。某亦江西人也，敢不重拜光寵。（《象山集》卷七《與程帥》）

二 薦領詩文皆豪健有力，健羨，健羨。某鄉有復程帥惠《江西詩派》書，曾見之否？其間頗述詩之源流，非一時之說，愚見大槩如此。國風、雅、頌，固已本於道。風之變也，亦皆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此所

以與後世異。若乃後世之詩，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，不同凡流。故其模寫物態，陶冶性情，或清或壯，或婉或嚴，品類不一，而皆條然各成一家，不可與衆作渾亂。字句、音節之間，皆有律呂。此詩家所以自異者，曾子固文章如此，而見謂不能詩。其人品高者，又借義理以自勝，此不能不與古異。今若但以古詩爲師，一意於道，則後之作，又當左次矣。何時合併以究此理？（同上卷一七《與沈宰》）

三 人之文章，多似其氣質，杜子美詩，乃其氣質如此。（《象山語錄》卷一）

四 有客論詩，先生誦昌黎《調張籍》一篇云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，那用故讒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」云云，「乞君飛霞佩，與我高韻頡」。且曰：「讀書不到此，不必言詩。」（同上卷二）

《象山集》

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

《象山語錄》

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

戴溪詩話

王啓興 張 虹點校

戴溪(?)——一二一五)，字肖望，永嘉(今屬浙江)人。淳熙五年(一一七八)，爲別頭省試第一。紹熙初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，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。遷博士，改宗正簿，歷官兵部郎官。開禧時，任禮部郎中，累遷太子詹事兼秘書監，權工部尚書，除華文閣學士。嘉定八年(一二一五)，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，學者稱岷隱先生。溪治學平實簡易，不爲新奇之說，而以求前賢用心爲主。著有《續呂氏家塾讀詩記》、《春秋講義》、《石鼓論語問答》等。呂祖謙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論詩以毛鄭爲宗，兼採衆說，於名物訓詁，最爲詳悉，戴氏續記則多闡述詩中微旨，詞外寄託，自述己意，而非盡墨守呂氏之說，論述亦以平正通達見長。本書全文錄自《續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三卷，整爲二百七十四則。

一 《關雎》，詩人述后妃之意而作也。后妃有感於關雎，思得嬪御之淑者以配君子。方求之未得，寤寐在念，通夕不安寢。及其既得也，欲以琴瑟友之，示其親也，鐘鼓樂之，結其歡也。雖鳩和而有別，荇菜柔而深長，故因興以爲比。（《續呂氏家塾讀詩記》卷一《讀〈周南〉》）

二 《葛覃》，與《關雎》同。首章言時序之變，葛生於谷，鳥鳴於木，覩物而有感焉。次章言葛覃，重女功之本也。是葛也，其葉莫莫然蔽翳，可以刈漣爲絺綌，儻得而服之，雖終身不厭棄也。末章動歸寧之心，告師氏而言歸，有當漣之衣，有不當漣之衣，其賚裝簡約，不以富貴人父母之家可知也。此詩不獨見后妃之務本，刈漣爲絺綌，見其勤勞，服之無斃，見其長久，言告師氏，見其守禮，害漣害否，見其簡易，歸寧父母，又見其念親之孝也。（同上）

三 《卷耳》，同前。此詩或言婦人不當與聞外事。夫與聞外事不可也，知臣下之勤勞，默形諷詠，以相其君之不及，是亦內助之意也。當文王之時，王室如燬，四方之臣奔走王事者多矣。采卷耳而不盈者，有所懷也。其所懷何也？懷賢人與吾君共治國事者也。始也置之周行，今也使之行役，登陟之勞，僕馬之倦可念也。姑酌酒以安慰之乎！庶其不永懷、不永傷，知其勞有時而息也。雖然，行役之勞，切於其身，欲以空言勞苦之難矣，故曰「我姑酌彼」，姑且如是云爾。末章言僕痛馬瘡，不復云云，爲之嗟歎而已矣。婦人宴安於內，不知勞苦，謂其非所經歷也。今后妃知臣下行役之勞，如身親之，可不謂賢乎！此詩多言彼我，曰「我懷人」，曰「我僕」，「我馬」，見國家休戚，內外同之。君，父也，妃，母也，

其臣子則一而已矣。（同上）

四 《樛木》，媵妾作也。地中生木，其卦曰升。樛曲下逮木，罕有也。妻子好合，則父母樂，媵妾不爭，則室家樂。后妃有逮下之德，而君子享福履之樂，蓋安則樂，樂則福，自然之理也。（同上）

五 《螽斯》，亦媵妾作也。觀詩人之意，以螽斯喻子孫，非喻后妃。「宜爾子孫」，猶今人言宜子之宜。雖有庶子庶孫，以正嫡言之，皆后妃之子孫也。（同上）

六 《桃之夭夭》，有華有實，其葉萋萋然，能庇其本根，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，信乎其與家室相宜也。此詩國人作也。后妃之貴，能敬事君子，不驕其下，其風化若此，則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！

七 《兔置》，國人作也。起起武夫，無與於后妃之化。文王刑于寡妻，以御于家邦，故賢人衆多若此也。獵夫，賤役也，暴悍志得而已，今兔置肅然，嚴整無譁，中逵猶有人也。中林無人之地，肅然如一，其敬可知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。徒御不驚，大庖不盈。之子于征，有聞無聲。」肅肅兔置，實似之。以武夫而爲干城，固常理也。以武夫而見親厚於其君，倚之爲腹心，非精誠者亦不能也。白季識冀缺，郭林宗識茅容，詩人識兔置之夫，皆賢人也。（同上）

八 《采芣苢》，國之婦人作也。關雎之化行，則天下和平，婦人皆樂於有子。「采采芣苢」，凡六言之，采取收拾，執衽褰裾，其同輩相樂，一時嬉戲，尚可想也。（同上）

九 《漢廣》，採於江漢而得之也。此關雎之化也，故繫之《周南》。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，避文王而言周公也。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，非求之而不可得也。漢有游女，望而不可求，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也。

然而情不能自克也，猶致意焉。曰「翹翹錯薪」，雜然而並有也，刈楚取其可用者，刈蕘取其可食者，拔其尤之謂也。「之子于歸」，指其尤者，願秣馬以致殷勤焉。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，反而歸於正。然則非特游女閒靜，使人望而畏之，男子能自克於禮，亦賢矣。（同上）

一〇 《汝墳》，採於《汝墳》之國而得之也。遵汝墳而取薪，意不在薪，望君子而不得見也。其未得見也，怒然如朝饑憤憤然也。想其既得見也，必不我棄矣。已而又歎曰，「王室如燬」，期會迫促，道途之勞可想也。雖曰勞苦，然父母之國甚邇，必將有以慰安之矣。《周南》之詩，當文王與紂之事耶？不如此不足以見文王之化，此三分天下所以有其二也。（同上）

一一 《鵲巢》，為諸侯夫人作也，不必有主名。當時諸侯昏姻以禮，被文王之化者多矣。鵲營巢而鳩居之，取其享已成之業，非謂其德如鳩也。備禮以送迎之，成其為夫人也。《采芣》，為夫人作也。天地之物，苟可薦者，莫不以祭。獨蘋蘩蕒藻之菜，生於沼沚澗谷之間，採取以薦，婦人事也。其未祭也，採取以備，其將祭也，敬飾以待，其既祭也，慕戀以思。國家之事，無大於此，夫人之職，無過於此矣。（同上）《召南》

一二 《草蟲》，為世婦作也。婦人在家制於父，既嫁制於夫，以禮自防，警懼者終其身。君子行役，婦人獨居，覩物思懼，始也，其心忡忡然；終也，至於悲傷。已而自解曰，未見之初，惟懼一毫有失，不當其父之意。或得見而遇焉，則吾心釋然，且喜且平矣。采葳采薇，簡儉之意可知也。（同上）

一三 《甘棠》，召南國人作也。召伯行省風俗，偶憩棠陰之下，非必受民訟，亦非有意於不擾也。然

簡儉平易之意，猶可想見，所謂淡而不厭也。（同上）

一四 《行露》之聽訟，不若《漢廣》之無訟也。此詩貞女作也。強暴之男有強委禽者，女家不從，故誣而訟之。其意曰：「厭浥行露」，沾濡不覺，久而後濕，今也思患豫防，不敢早夜以行。其自防若此，強暴之男乃爾興獄，何耶？汝，謂男子；我，自謂也。聽訟之道，以證驗爲是非。雀能穿屋，誰謂其無角？鼠能穿墉，誰謂其無牙？信而有徵也。女子以柔弱之資，辨有徵之獄，非有司聽訟之明，誣枉者可勝道哉！《列女傳》載，召南申人之女，許嫁于鄆，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，女不肯往。夫家訟之於理，致之於獄，女終以一物不具，一禮不備，守節持義，必不往。故作《行露》之詩。（同上）

一五 《羔羊》，國人美其大夫而作也。以羔羊爲裘，以素絲爲縫，其簡儉可知也。「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」職事整暇，心志寧謐，門無私謁，出無躁競，此之謂正直矣。退食者委蛇，行役者不違，各守其職也。（同上）

一六 《殷其雷》，大夫之妻作也。聞殷雷而念君子，「鸛鳴于垤」之意也。「何斯違斯」，何事而違去此也。閨闈之中，不知行役之由，惟見其奔走，不敢喘息，無丁寧願戀之意，賢矣。然信厚君子，奔走上命，盡瘁畢事，必能念其室家而亟歸。蓋君臣、夫婦、人倫一也，信厚之人，可恃以無怨也。不然，蕩而不亟返者多矣。（同上）

一七 《標有梅》，「求我庶士」，擇婿之辭，父母之心也。（同上）

一八 《小星》，庶妾作也。肅肅，非疾貌，恭謹不懈之意也。「抱衾與裯」，早夜在公，蓋持被人直，非

進御於君也。庶妾人直，視命秩者貴賤不同，不敢怨嗟，實知其命有不同故也。夫妃嬪以降，皆有等差。庶妾賤矣，不安命秩，至於上僭，則夫人失位。今貴賤既明，內治不失職，夫人之化也。（同上）

一八 《江有汜》，賸作也。夫水有大必有細，同一源也，寧有嫡而無賸乎？「不我以」、「不我與」，非有勤勞之事，正謂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，藐然而不顧之也。已而自寬釋曰，今雖若是，然久當自悔，且有以處我，嘯歌以俟時，不心過為戚戚也。善自寬釋，無所怨尤，為賸若此，可以為美矣。（同上）

一九 《何彼禮矣》，國人作也。二《南》皆文王詩，獨此詩稱王姬，文王不稱王，知其為武王女也。謂文王為平王，稱其德，則齊侯亦非姜氏之齊，齊與平皆以德稱可也。然左氏傳云：「武王邑姜，方震太叔。」杜氏云：「武王后，太公之女。」武王暮年而得唐叔，蓋甚幼矣。以元女大姬配胡公，則安知不有幼女歸呂伋之子乎？「曷不肅離」，言王姬車馬之行，孰不肅然以整，雍然以和？不以富貴陵其道路之人，則王姬之德可知也。以絲繻為綸而得魚，猶以禮為媒而得妻也。（同上）

二〇 《騶虞》，國人作也。草方萌芽，遂以蒐田，無蹂踐之慮。田有五犯，一發遽止，備禮不殺，又何其仁也！仁心感人，見者嘆息曰，吁嗟乎！此騶虞之德也，何其盛哉！（同上）

二一 《柏舟》，仁人與小人同朝，仁人不遇合於君，傷於小人而作也。詩曰：「檜楫松舟，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」故詩人多以汎舟者為適意。言彼有汎舟者，我亦汎然於中流，與眾同樂。然中心耿耿，雖欲寐而不能，非我無酒以遂遨遊，蓋此心不樂，意不在遊也。茹之為言受也。鑿之為物，妍媸畢受，「我心匪鑿」，言人有善惡，不能納之胸中，時吐其不平，愬之同僚，乃遭其怒。兄弟之不可遽依若此。

雖然，此心堅守，不可轉移，威儀有常，不可選擇，雖欲自媚於小人，不可得也。羣小既盛，不免見慍，既遭閔憂，亦肆陵侮，靜而思之，拊心自傷而已。日，陽也，月，陰也。陽當常盛，陰當常微，胡乃迭爲盛衰耶？言小人之多也。終而引咎曰：「如匪澣衣，言蒙垢以自汙也；不能奮飛，言去之不果也。不歸咎於小人而歸咎於己，此所以爲仁人也。」（同上《讀〈邶風〉》）

二二 《燕燕》，衛莊姜作也。飛鳥依人，人自憐之，惟燕爲然。兩燕于飛，羽翼差池，或頡或頎，下上其音，未嘗相離也。今一旦而別，安得不愴然耶？此莊姜喻戴嬀與己也。雖然，覩物興懷，人情然也，相勉以正，非賢者不能也。終之曰：「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淵。」美其德也。「終溫且惠，淑慎其身。」以塞淵之質，加以溫惠淑謹，其無怨尤可知矣。且不獨勉人，又將勉己，念及先君，施於未亡人，則彼此無過矣。此莊姜所以爲賢也。（同上）

二三 《日月》，亦衛莊姜作也。之人，指州吁也。說者以爲莊公，審如是，不足以爲莊姜矣。言日月照臨下土，乃如此人者，不以古人之義處我，日月豈不監照乎？何時亂定，定則必能顧我矣。且不惟待我若是，其人無良德音，豈能長有此也？何時亂定，吾亦可以釋然忘念矣。己而自嘆曰：父母畜我不卒，吾何怨焉？辭雖怨而意實婉，憂不在己而在國，此莊姜所以爲賢也。（同上）

二四 《終風》，衛莊姜念州吁作也。不肖之子，不常見母，雖間一見，意不款曲。然母之念子，雖不肖而心猶不忘。終日暴風，爲孝子者，宜有定省之意，乃顧我而笑，兼之以謔浪。蓋癡騷之人，卒遇變異，未必恐懼，反爲戲笑者多矣。中心痛悼，爲之奈何！己而暴風不已，加以雨土，始雖顧笑，今復肯來。

然既去之後，音問不相通，「悠悠我思」，言念之甚久矣。不惟風霾而已，日無光而陰曠四塞，且隱然其雷，其變異亦可畏，思念不忘，爲之不寐。然母之於子，無怒心也，「願言則嚏」，心本感通，「願言則懷」，愛心常存，此莊姜所以爲賢也。（同上）

二五 《擊鼓》，軍士訣其室家而作也。平陳與宋，本非急務，何至于踴躍，又使其子弟爲將耶？國有土功，加之以師旅，雖未行而知其必敗矣。「于嗟闊兮，不我活兮！」自憐其契闊而無理可活也。「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！」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申也。於是國人有叛心而不敢明言之也。（同上）

二六 《凱風》，七子作也。凱風長養萬物，吹棘心而至於成薪，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，雖倍費吹噓不憚也。此七子自訟之辭，且懷其母之恩也。母有劬勞之恩，又有聖善之德，生子至於七人，獨無一人可當母意，若此可以自咎矣。寒泉清冽，能以養人，爲子不能逸其母，黃鳥好音，能以悅人，爲子不能娛其母。曾泉水之不如，禽鳥之不若，可謂痛自剋責矣。（同上）

二七 《雄雉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，勉之而作也。感雄雉之飛鳴而動君子之思，日月之長，道路之遠，未有歸期，於我心真不能忘者。雖然，人患不生存爾，生存則必有相見之理。夫人有忤害貪求之心，賈禍實多，在軍旅尤甚。使爲君子者能自貴重，去伎與求，雖兵間而無害，不但使之強食自愛而已。此所謂發乎情，止乎禮義也。（同上）

二八 《匏有苦葉》，國人作也。引禮義而歸於正，刺其君夫人之不然也。前二章言犯禮者有欲速之心，後二章言守禮者有待食之意。渡水者宜用匏，匏未成而濟方深，若未可濟也。爲之說曰，「深則厲」，

淺則揭。」速於求渡，固不暇問也。濟盈方深，既不可渡，適有鳴雉，若不相關。乃爲之說曰：「濟盈不濡軌」，不病涉也；「雉鳴求其牡」，情有感也。是何其欲速若是也！納采成昏，厥有定時。不待其時，急於求濟，非禮也。招舟而來，人涉我否，庶幾守禮待時焉爾。（同上）

二九 《谷風》，國人棄其舊室，大歸而作也。首章述昏姻之好，同心無怒，偕老之情，言欲在耳，其初昏之時如此也。二章述見棄而歸，猶不忍速，自悼其苦，而怨及新昏也。三章述新昏之人見謂不潔清，其夫莫之能察。既而念及家事，欲留以遺後人，而自知其不能也。四章述昔日之勤勞，汎舟涉河，無不爲者。相其家之有無而勤於求，視其鄰之死喪而亟於救，其勞亦甚矣。五章述其夫忘室家之勤，以德爲怨，疑阻既生，如賈弗售，何今昔之不同也！六章述其夫始貧今富，忘糟糠而棄貧賤，習以強暴加之，恬不爲怪。今誠無可言者，獨不念昔來之時乎！意雖怨而辭猶婉，非枚數其夫之過者比也。（同上）

三〇 《式微》，黎之臣子作也。狄人逐黎侯而奪之地。當魯宣公之時，晉人略狄土，立黎侯而還，則黎之國亡無所歸久矣。黎之臣自相與言曰：微弱如此，胡不歸乎？非以吾君之故，胡爲乎辱在泥塗，暴露中野？此臣子戀君之辭，聖人有取焉。泥中、中露，非衛邑也。（同上）

三一 《旄丘》，黎之臣子作也。《列女傳》以黎侯夫人爲衛君之姊，黎侯所以寓於衛者，親戚故也。「旄丘之葛」，況其親也；「何誕之節」，問何闊也。始焉猶望其我察，中焉知其不我與，末焉怨其不我聞。意雖怨而辭不怒，此聖人所以有取也。（同上）

三二 《泉水》，衛女作也。言泉水亦流而向衛，我獨不得歸衛乎？試即諸姬而謀之。「出宿于泂，飲餞于漚。」言初去衛時事也。「出宿于干，飲餞于言。」言今將歸衛之意也。始也初嫁，遠父母兄弟，諸姑伯姊，已適他國，但往問訊而已。今若歸衛，脂疊其車，疾歸於衛，亦甚無瑕疵。其所謀若此也。終之曰有害，則迫於義而不敢歸矣。於是思肥泉之水，與須、漕之邑，心悠悠而永歎，聊出遊以一望，庶憂心之可寫也。（同上）

三三 《北門》，衛之賢者作也。貧固難忍也，有室家之累者，不堪其迫，尤不易也。「室人交徧謫我」，幾無所容矣。怡然以天自釋，非賢者不及此。「出自北門」，謂行役也；「王事適我」，猶未畢事；「政事一埤益我」，猶今言就委某事也。事繁而祿薄，外勞而內怨，忘其身之貧，不恤其家之怨，釋憂而委命，非不得志也。（同上）

三四 《北風》，衛人作也。北風雨雪，吾國不可居矣。有惠而好我者，相率同行而歸之。使其事之虛，存亡未可知，固不可以徐行，事既急矣，安得而不去乎？事固有見微而知著者，譬彼雨雪，先集維箴。今也既風而雪，其暴虐彰彰若此，況彼治亂之迹，顯然易見，如狐之赤，烏之黑，不可誣也。（同上）

三五 《靜女》一詩，言古者人君待賢女之事，詩人述之以風也。靜一之女，求而未得，待命於幽閒之地。其君愛之而不得見。及其既見也，貽其君以彤管，以禮法相規，不欲其君之有過也。彤管煒然，使人悅懌其美，非謂良色也。蕘之爲物，柔脆可愛，故《易》以生蕘爲士妻，詩人有「手如柔蕘」之喻。牧地不植，而有人歸蕘，信美且異矣。喻城隅之女，乃有靜一之德，以彤管爲貽，豈不美而異乎？又申言

之曰，匪以女而愛其物，蓋是物也美人之貽，故愛之云爾。（同上）

三六 《新臺》，國人作也。有泚有酒，言新臺之有愧色也。籛籛之疾，不能俯。言宣公作臺，以要伋妻，其未至也，仰而望之。不鮮者，言其望之甚多，不珍者，言其望之不絕也。威施之疾，不能仰。言伋妻既得，則俯首下心，而不復望矣。（同上）

三七 《二子乘舟》，伋、壽既死，國人追傷而作也。壽竊伋旌而先往，則二子未嘗同舟也。言二子相繼汎汎而去，莫知所終，使人思念。養養，猶言怏怏也。思其人而不言其死，隱之至也。責其子而不咎其君，厚之至也。（同上）

三八 《柏舟》，共姜作也。柏舟在河，汎然無依，猶婦人失夫，無所倚也。其夫雖亡，「髣彼兩髦」，猶在目也，實維我匹，誓死無二。「母也天只」，如曰指天爲誓，則怨其母矣，非也。母猶天也，豈不知人心而信之乎？臣以君爲天，婦以夫爲天，皆此意也。（同上《讀〈邶風〉》）

三九 《牆有茨》，國人作也。當時必有以中冓之事形於詠言，如後世俚語歌行者，故詩人曰「不可道」、「不可詳」、「不可讀」也。怒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，故聖人取焉。（同上）

四〇 《君子偕老》，國之賢人作也。「如山如河」，非謂宣姜舉動之貌也。使宣姜舉動如山河，則不至於亂矣。言容止若此，則「象服是宜」，「子之不淑」，如此盛服何？子曰「人而不仁如禮何」之意也。「胡然而天也？胡然而帝也？」言有美若此，胡然而然質之於天也？「子之不淑」、「子之清揚」，指其人而言之，莫知其爲誰也。故末章申言之曰，誠如此人者，乃吾邦之媛也，則其人可知矣。（同上）

四一 《桑中》，國人述其事而刺時也。洙土之邑，沈湎惟舊，雖以康叔之化，未能盡變也。遭宣姜之故，風俗益壞，淫風盛行。大抵變風之詩，惟鄭與衛多淫風，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是也。古人所以惡鄭衛之聲，有以也。夫今之樂府，道閨闈之情，未必有是事也。《桑中》之詩亦然。洙鄉東北，類多淫風，孟姜、庸、弋，類多佚行，豈必盡要桑中，盡期上宮，盡送淇之上？詩人傷其眾多云爾。（同上）

四二 《鶉之奔奔》，國人刺宣姜，并及公子頑也。奔奔、疆疆，皆有介特之意。鶉性至介，鶉性不淫。今有人焉，鶉鶉之不若，乃以爲兄如子頑，乃以爲君如宣姜乎？（同上）

四三 《定之方中》，文公既致殷富，國人追述建國之初而作是詩也。「定之方中」，從其時也。「揆之以日」，視其景也。種之嘉木，其間椅、桐，於是可伐爲琴瑟矣。始者未作室之初，固嘗升高以望山，降卑以觀桑，又從而卜之，兆云其吉。今也信善如此，不特此也，其人事固亦修矣。時雨既降，命駕早出，止于桑田，何其勤也！人之始起家者，必淳實深厚，無他念慮，故能務本節用，以致富盛。文公之德實然，故末章言「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淵」，言其淳實深厚，匪直哉斯人乎！其秉心若此，宜乎馬之蕃庶如是也。（同上）

四四 《蝦蟆》，國人作也。或曰，蝦蟆在東，陰來交陽，人所醜惡，故莫敢指之。夫醜惡而人不欲指則有之，非莫敢指也。蓋蝦蟆在東，陰陽未交，猶處女在閩，人莫敢指。及其在西而雨，此陰陽之已交，猶婦人之既嫁也。婦人自笄而嫁，厥有常禮，必待父母之命與納徵請期之禮，然後有行。乃如之人者，惟以昏姻爲懷。不待昏期，大無信也，不由父母，不知命也，豈不可耻哉！相戒如此，庶其有瘳乎！有